

红纱巾下比基尼

纪学 著



长征出版社

104

7547A

红纱巾下比基尼

纪 学著



晨阳出版社

1989年10月

责任编辑:朱 文

封面设计:袁正阳

封面题字:施善玉

红纱巾下比基尼

纪 学著

出版:长征出版社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发行: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印刷:北京印刷一厂

787×1092 毫米 32 开 9 印张 插页 2 195 千字

1989 年 10 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80015-096-8/D·20

定价:3.20 元

序

吕 梁

1988年5、6月间,纪学同志随总政治部副主任周克玉中将率领的总政歌舞团,访问了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四国。欧行期间和归来之后,他笔耕不止,发表了不少诗歌、散记等文学作品。他的诗集《东欧·东欧》,即将问世。现在他又将散记汇集成《红纱巾下比基尼》出版。这是我们军队新闻工作者写的第一本欧行的书,我为他所取得的成绩感到由衷的高兴。

纪学同志笔下的散记,真实地描绘了东欧诸国人民和军队与中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深厚传统友谊及近年来的新发展。东欧诸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军队建设(包括基层和院校)的英雄风貌,也都跃然于纸上。散记中记述的许多名胜古迹、风俗民情、历史传统、文学艺术、名人轶事,大大增进了我们对这些国家的了解。不难看出,作者是用眼睛去观察、去发现,用头脑去追索、去探求的,因而也就有了属于他自己的感受。这正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难能可贵之处。

解放军报作为中央军委的机关报,与东欧诸国的军队,过去曾有许许多多的友好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这种

有益的交谊,将会与日俱增。一旦哪位同志获得了出访的机会,那就要用我们手中的这支笔,为在各国人民和军队之间架起一座友谊的桥梁而尽我们的努力。纪学同志是这样做的,愿每一个出访的军队新闻工作者都能这样做。

1989 年国庆前夕

DK99/14

目 录

序 吕 梁

第一辑

- 追着太阳的飞行..... (1)
形象屹立面前..... (6)
布加勒斯特告诉我 (12)
军人们的天地 (16)
从中国大剧院到喀尔巴阡山南北 (20)
齐斯那迪耶地毯厂印象 (25)
艺术化的历史 (29)
喜悲米哈伊 (34)
在机械化团作客 (38)
奥拉迪亚撷拾 (43)
雨中国界 (51)

第二辑

- 英雄广场的思考 (54)
蓝天保卫者 (58)
灯 (64)

在城堡山上近望远眺	(69)
中国老乡	(76)
异国同行	(82)
红纱巾·比基尼·圣歌	(87)
留在多瑙河两岸的.....	(92)
葡萄酒美鸡肉香	(96)
军队接班人在成长.....	(102)

第三辑

初见柏林.....	(107)
弗里德利希小森林中的“新闻节”.....	(112)
青春之城.....	(117)
精神食粮生产中心.....	(122)
地下天上看柏林.....	(127)
以波兰将军命名的团队.....	(133)
“猎人之家”与恐龙世界.....	(137)
德累斯顿思絮.....	(143)
等待者的满足.....	(150)
访恩格斯军事学院.....	(155)

第四辑

一幅画.....	(160)
啊！和平城.....	(166)
过密茨凯维支广场看国际博览会.....	(171)
哥白尼故乡行.....	(176)
选举日里访皮瓦.....	(183)

无名战士墓·军人教堂·····	(188)
人杰地灵·····	(193)
将军的摇篮·····	(199)
华沙掠影·····	(204)
难以忘怀的记忆·····	(214)

第五辑

夜到巴黎·····	(220)
对历史的纪念·····	(224)
卢浮宫探美·····	(231)
石头的交响乐还在演奏·····	(239)
登埃菲尔铁塔·····	(244)
巴黎夜景·····	(249)
凡尔赛宫看兴衰·····	(255)
露天画廊漫步·····	(261)
徜徉超级商场·····	(266)
在拉雪兹神甫墓地·····	(271)
后 记·····	(277)

追着太阳的飞行

中国民航的 CA914 班机，在万米高空的滚滚云海里向西飞行，飞行……

早上从北京起飞的时候，就晚点一个半小时。当时太阳在东边，飞机在西边，背着太阳飞行。不知什么时候倒了个个儿，太阳跑到了飞机的前边，我们也就成为追着太阳飞行。最现代化的运载工具，仍然没有太阳的速度快。

飞机舱里，除了国务委员王芳同志率领的访问南斯拉夫的代表团几个人以外，全部是军人，是周克玉副主任率领的总政歌舞团一行，总共 90 多人。这些人中，有的多次出国，有的则是第一次。大家相聚在一起，有说有笑，透过舷窗，眺望外边的美景。洁白的云朵，在湛蓝的晴空漫游。机翼下的田野、村庄，朦朦胧胧，如罩上一层轻纱；耸立的雪山，举着千年白冠，多情地向我们仰视……

北京时间下午 3 点多钟，飞机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机场降落。本来，这趟飞机原在伊朗的德黑兰机场休息的，因两伊战争改在了这里。看来，战争的破坏，绝不仅仅在地面。走下飞机，热风扑面，气温高达摄氏 37 度多。我国驻卡拉奇领事馆的何领事把我们领进休息室，一位身穿红衣服的男服务员送来咖啡等饮料。我看到休息室的墙壁挂着当地风情的绘

画，尖顶的清真寺，笔直的棕榈树，婆娑的椰子树，扎着小辫的少女……我想到外边看看，被一个持枪的警察拦住了，只得在玻璃窗前向外张望。

这就是卡拉奇吗？在我有限的知识库存里，它是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和最大港口，1947年至1959年的首都，濒临阿拉伯海，狭长的海湾一直延伸到市区内。绿树丛中，有通体洁白的国父真纳巨大寝陵，有巴基斯坦最高的建筑哈比卜银行大楼，有秀美的海滨风光，有游览胜地……可这里是机场，离市区还有好远哩。

重新起飞之后，人们都显出了倦意。有的人头依靠背进入了梦境，没睡着的也闭目养神，只有极少人悄声耳语，说着什么话。各种各样的姿态，多多少少透视出他们的心境。

耿莲凤似乎想睡，可是没有睡着。她一会儿把头偏向一边，一会儿又偏向另一边。是想着到机场送行的女儿呢，还是想着即将到达的国家罗马尼亚？1966年，她跟随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访罗时，还是18岁的姑娘；1976年第二次访罗，她和张振富一起用罗语演唱的罗马尼亚歌曲《美丽的摩尔多瓦》，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是第三次去罗马尼亚了。这次，她和张振富一起又准备了另一首罗语歌曲，那里的人民和军队会喜欢吗？

王霞和刘敏好象没想这么多，舞蹈的语言是不分国籍的，那翩翩的动作所显示出来的美，不受任何国界的妨碍。也许出于同样的原因吧，周桂新、李清明、杨安义等小伙子们上了飞机就打扑克，此时还在酣战之中。他们相信他们的独舞《风》和集体舞《海燕》，一定会受到东欧观众的喜爱。

程志和王秀芬是充满信心的，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得出

来。是的，他们两人的美声唱法，是国际公认的声乐流派的演唱方法。这种唱法始于意大利，盛行于欧洲，此次所去的东欧国家，当然不乏知音，何况他们的技艺，曾在国际比赛中得到过印证呢。

克里木的小毛驴变成了飞机，当然速度就快多了。这位维吾尔族的歌唱家，五十年代就去过罗马尼亚，并且留下过一段佳话。在罗演出时，他认识了一位罗马尼亚姑娘。后来，那姑娘到中国访问，又见到了克里木。一回生，二回熟，接触之中，姑娘心中涌起了爱情。可惜，他们没有成为眷属。毕竟已经过去30多年了，克里木也不再是小伙子，所以他的心情是平静的，头靠座椅正在熟睡。不知作什么好梦没有。

彭丽媛的脸上，倦容更多一些。出国前，她正在中央音乐学院上学，学校不愿她耽误学习，歌舞团想在出访人员中有这副金嗓子。拖了很久才定下来。准备阶段她感冒了，我第一次去看排练时，听出她的声音有些沙哑。现在嗓子还在发炎，但她仍坚持来了。这位沂蒙山区长大的歌唱家，是遗憾呢还是焦急？我想走过去问一问，看到她正微闭双目在养神，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当我的目光落在周克玉副主任的身上时，见他刚刚打过一个盹，拿起一本书在看。不大一会，他又放下了书，目光投向舷窗外的茫茫云海。他的心思不在书上，而是在这一支不算庞大也不算小的特殊队伍上，在总政歌舞团演出的节目上。他说过：“我们和东欧国家的地理位置不同，民族文化心理不同，欣赏习惯与水平也不同，我们的歌曲、舞蹈，他们会欢迎吗？”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他肩上的担子重啊！

我的脑海中，萦绕的是另一个问题。东欧以及我们将去

的几个国家，对我来说，熟悉而又陌生。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听到不少来自那里的消息，反法西斯的硝烟炮火，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活图片，后来，听过歌曲，看过电影，读过文学作品，尤其是爱明内斯库、考什布克、裴多菲、歌德、海涅、密茨凯维支等人的诗句，曾搏动过我的心弦，激发过我的遐想，还有震动过世界的事件，席卷过全球的论战……当然，这些不能算是熟悉，不论是对那里的人民，那里的军队，那里的文化，那里的过去，那里的现在，我都知道得太少太少了。

何止是我呢，太久的隔绝，造成了太久的封闭，而太久的封闭，又使得我们的目光过于狭窄。这样结出的果子，不可能不是酸的。不是吗？出国之前，我想阅读点较为详尽的有关资料，四处搜寻而得之甚微。

该是打开门窗的时候了。连门窗都紧紧关闭的国家和民族，是很难走向世界的。世界，太大太大。

“现在，正在过伊斯坦布尔，飞机开始进入欧洲。”空中小姐清脆悦耳的声音送过来，顿时振奋了人们的情绪，连在梦乡的一些人也睁开了眼睛。

我眼贴舷窗向下望。云絮拂过，日光明亮，碧澄澄的两泓水，呈浅蓝色，中间有一条细线相连。地理知识告诉我，左边是爱琴海，右边是黑海，中间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啊，这里就是欧亚大陆的交界处！从高空俯视，它是这么渺小，又是这么清晰，造物主真是神奇！

看看表，已是北京时间晚上 10 点钟，而这里还是下午，比北京晚 6 个小时。时差，开了个大玩笑。

又过了两个多小时，飞机降落在布加勒斯特的奥托佩尼

国际机场。太阳还没有落山，当地时间 7 点 5 分，而在北京正是凌晨的夜阑人静之时。

铺满斜阳的机场上，少年儿童手捧鲜花，排成整齐的队列，“多依娜”艺术团的男女演员们，身着鲜艳的民族服装。他们，热情地前来欢迎我们。

罗马尼亚军队最高政委会（相当我们的总政治部）副书记佩·乔治海军少将等军官在等候，我驻罗大使王荇卿和武官叶大衡也来了。一个热情、隆重的欢迎场面。

副武官王少川同志交给我一份在罗活动的日程安排和有关情况的简单介绍。我问他：“这里的人民和军队有些什么特点呢？”

他微笑着说：“你亲眼看一看就知道了。”

是啊，我要亲眼看一看东欧，首先从罗马尼亚开始。

形象屹立面前

从机场乘车前往市内。

5月的布加勒斯特的黄昏，是美丽而幽静的。夕阳斜照着路两旁浓密的绿树和红色白色黄色的鲜花。透过车窗，可见婆娑弄影的菩提树和栗子树，平坦如毯的绿色芳草，片片新住宅和古色古香的旧建筑……位于多瑙河平原的城市啊，这么美丽，这么幽静，尽管我刚刚看到，又仅仅是匆匆的一瞥。

车行间，前方出现了一座白色大理石的建筑，使我猛然记起在图片上看到的法国巴黎的凯旋门。同车的罗马尼亚军队最高政委会文化处长约内斯库上校告诉我，它确实是凯旋门，布加勒斯特的凯旋门，和巴黎的凯旋门完全一样，只是小一些罢了。

巴黎的凯旋门是为纪念拿破仑1806年2月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打败俄、奥联军修建的，而布加勒斯特的凯旋门，是因何缘由建立的呢？

“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罗马尼亚为庆祝打败入侵的法军建立的。”约内斯库同志说。

真有意思！法国为它的军队战胜别国军队立门铭胜，殊不知别国军队战胜它的军队，也采用它的方法，修筑了一个

和它的凯旋门一样的凯旋门。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复杂。当然，这都是往日的事了，如今已经成为历史的标志，成为一处供人观瞻的风景名胜。

据说，这附近还有一座布加勒斯特最古老的基西列夫公园。它建成于三十年代，园内浓荫蔽日，曲径通幽，山石的装点以自然著称，难寻雕琢痕迹。当春天来临时，淡黄色的迎春花开满园林，白色的樱花如雪堆上枝头，绿树丛中走着并肩耳语的对对情侣。那情景，我虽然没有看到，却能够想象得出来。

“看那建筑，多象我们北京的广播电视大楼。”有人指着右前方说。

曾多次来过罗马尼亚的我总政外事处长隋国坤同志说：“那就是火花大厦。”

我看到了一个巍峨的轮廓，一个庞大的建筑物。它是布加勒斯特最雄伟壮观的建筑物之一，罗马尼亚最大的“火花大厦”印刷厂和《火花报》编辑部都设在这座大楼里。这五十年代初采用苏联提供的图纸兴建的大楼，105米高，共12层，约4000个房间，如果把所有房间在平地上排列起来，至少有6.7公里长。

把这建筑叫做火花大厦，是因《火花报》的关系。历史上的罗马尼亚，曾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政治与经济上又受着美、英、德、法等国垄断资本的支配。1921年5月，罗马尼亚共产党成立，两年后被迫转入地下，于1931年创办了地下报纸《火花报》，号召劳动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本国统治者的暴政而斗争。在漫长的斗争中，《火花报》是劳动人民争取解放的灯塔，作出了它自己的贡献。直到现在，《火花

报》仍是罗共中央的机关报。大概正因为如此，才把这个大规模集中的宣传工具命名为“火花大厦”。

当然，这还不是布加勒斯特最高的建筑，最高的是市中心大学广场东侧的“洲际饭店”。它是一座高 22 层的白色“摩天大楼”，七十年代由美国人设计。罗马尼亚同志娓娓讲述，我遗憾现在看不到它。

不过，在我的心目中，布加勒斯特最高大、最神圣的建筑，是另一处，是祖国英雄纪念碑。

那是一个下着小雨的上午，地上潮湿湿的，树叶上挂满晶莹碧亮的水珠儿。罗马尼亚朋友说：“5 月的雨是金雨，它在欢迎远方的客人。”

我们就是顶着这样的金雨来到了罗马尼亚的祖国英雄纪念碑前。它座落在广场一边军事学院门前，高高的基座上，耸立着巨型雕像，庄严而勇武，是一个为独立、自由、主权而斗争的民族英姿的象征。

是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主要表现在它的军队身上。这些拿枪的人，平时护卫着它的国家与民族的安全，一旦受到外敌侵犯时，又首先以一个个血肉的胸膛，挡住射来的枪弹。因而，军队理所当然地受到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那些在和平环境中看不到军队的价值、军人的价值的人，实在是目光短浅者。

周克玉副主任率总政歌舞团的代表们到达的时候，军事学院的将校军官们已经在一旁等候。我总政歌舞团的女演员和军事学院将校军官分站在两边。气氛，是这么庄重，人人脸上的表情都是严肃的，崇敬的。

军乐声中，周克玉将一个用新鲜石竹花扎成的花圈，轻

轻放到纪念碑前，然后又缓缓举起右手，行崇高的军礼。这时，所有在场的人都举起右手。这是发自内心的向一个伟大民族的英雄致敬，向一支伟大的军队致敬！

的确，罗马尼亚军队是伟大的军队，是英雄的军队。它是以第二次大战期间城市地下武装和山区游击队为骨干，对旧军队进行改造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当时，罗马尼亚共产党在各大城市均组建了地下工人爱国卫队，在西部山区建立了游击队。1944年8月23日，罗共利用苏军向罗境挺进的有利时机，发动全国的反法西斯起义，推翻了安东尼斯库反动政权。1944年10月25日，罗马尼亚全境解放，所以这一天就成为军队日。尔后，罗军还同苏军并肩作战，参加解放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战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罗马尼亚军队参加抗震救灾，修建地铁，开掘运河，又建立了新的功勋，成为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

纪念碑的两旁，是栩栩如生的浮雕。献过花圈之后，佩·乔治少将亲自讲解说：“这不但是罗马尼亚军队历史的缩影，也是罗马尼亚民族英勇斗争的缩影。”

我看到，浮雕上的人物，有的飞马驰驱，有的拉弓射箭，有的挺枪向前……那勇猛的英姿，那磅礴的气势，仿佛正腾起悲壮的呼啸，奋力的冲杀；奔涌的战云，从遥远的地方飞来，又向遥远的地方飞去。我辨认着，想找出斯特凡大公、米哈伊勇士、图多尔英雄，但我分不清，他们在战斗中，他们在群众中。真正的英雄，不会脱离他的人民，永远和人民在一起。但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他们活在今天和未来的事业中。

这就是一支军队光荣的过去。祖国英雄纪念碑向我讲述着。